

国民工具书,折射社会变迁

□ 彭薇



《新华字典》的每一次修订,都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。

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近日发行,作为一本问世67年的字典,它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。《新华字典》创造了两项吉尼斯世界纪录——“最受欢迎的字典”和“最畅销的书”,被国人亲切地称为“国民工具书”。《新华字典》是如何诞生的?它给国人带来了哪些集体记忆?

众多学术大家当校对

新中国成立初期,国民“扫盲”迫切需要一本实用的小型字典。《新华字典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。

1950年8月,新华辞书社成立,魏建功任社长,在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支持下,组织编纂《新华字典》。1953年,首本《新华字典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。4年后,《新华

字典》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,此后一直由其出版发行。

从编纂之日起,这本小小的字典就被寄予一种文化理想: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普及和知识传播建功。修订者的名单中,汇聚了一批声名卓著的学术大家:叶圣陶、魏建功、邵荃麟、陈原、丁声树、金克木、周祖谟……其中,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担任《新华字典》的终审工作,这在中国辞书史上并不多见。

后来,王力、游国恩、袁家骅、周一良等陆续加入《新华字典》修订者行列,有些学术权威担任的就是校对工作。

小小字典牵出集体记忆

“每个人的童年书桌上都有一本《新华字典》。”同济大学中文系教师沈鸣鸣博士表示,她拥有第一本《新华字典》是跨入小学校门的那一天,从此字典成了上学的标配。

不少网友回忆,就连自己的名字也是父母一页页翻着《新华字典》取出来的。

画家陈履生曾回忆和同学一起看《新华字典》的场景:从头看到尾,从尾看到头,从中间看到头尾,从头尾看到中间。同学之间甚至做起了猜字的游

戏——比如,哪一页有什么字,什么字作何解释,以此为乐。他认为,这样的游戏“奠定了自己坚实的文学基础”。

《新闻联播》播音员李瑞英曾说:“我身边不离的一件法宝就是《新华字典》。有时候一些护肤品可以不带,但是我的包里必须装一本字典。”她说,这既是为了避免播报新闻时有不会念的生僻字,也是让自己随时有位老师在身边。

“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”

《新华字典》第1版主编魏建功在编纂时曾说:“字典里,可以看到那时候人们就是这样说话、写文章。字典就勾勒着一个时代。”走过近70年,时光流逝中,这部字典在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。每一次的修订,也折射出了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。

今年8月发行的《新华字典》第12版,距离上一次修订已整整9年。最新版中,增添的新词汇达到100多个,包括“粉丝”“点赞”“截屏”“二维码”“逆袭”“打卡”“秒杀”等词汇,增补了50个字词新义新用法,比如“卖萌”“拼车”等。这些新词汇,与我们如今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不少网友评价“《新华字典》真的很赶时髦”。从其修订中也能看出互联网的发展是如何渗透平凡生活的,勾勒了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、社会生活的流向。

传统文化知识知多少(三)

中国四大名桥:广济桥、赵州桥、洛阳桥、卢沟桥。

四大名刹:灵岩寺(山东济南)、国清寺(浙江天台)、玉泉寺(湖北当阳)、栖霞寺(江苏南京)。

四大名亭:醉翁亭(安徽)、陶然亭(北京)、爱晚亭(湖南)、湖心亭(杭州)。

四大古镇:景德镇(江西)、佛山镇(广东)、汉口镇(湖北)、朱仙镇(河南)。

四大石窟:莫高窟(甘肃敦煌)、云冈石窟(山西大同)、龙门石窟(河南洛阳)、麦积山石窟(甘肃天水)。

四大书院:白鹿洞书院(江西九江)、岳麓书院(湖南长沙)、嵩阳书院(河南嵩山)、应天府书院(河南商丘)。

拾遗

话剧《茶馆》的创作内幕

早在1956年8月,老舍带着一个尚未定名的剧本初稿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,将剧本朗读给曹禺、焦菊隐等几位剧院领导听。这是个四幕戏,从1898年戊戌变法写起,主角是政治主张各不相同的秦氏三兄弟,其中第一幕第二场是在清末的一家大茶馆里。经过研究,大家一致认为,茶馆这场戏非常生动,可以此为基础再发展出一个新戏。因为茶馆是三教九流汇聚之地,以小见大,能够反映整个社会的变迁。

带着这个想法,曹禺、焦菊隐专程到老舍家中与之商量。老舍听后立刻说:“好!这个意见好!我三个月后给你们交剧本!”这一回,三幕戏都发生在茶馆里,原剧本中的秦家三兄弟只留下主张实业救国的秦仲义,但第一幕充实了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物,整体气势宏大,更为精彩。曹禺后来回忆说:“我记得读《茶馆》剧本第一幕时,我的心怦怦然,几乎跳出来,我曾对老舍先生说:‘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中罕见的这一幕’……这四十来分钟的戏,也可以敷衍成几十万的文章,而老舍先生举重若轻,毫不费力地把泰山般重的时代变化托到观众面前,这真是大师的手笔。”

经过近4个月的排练,《茶馆》于1958年3月29日首演。

闲话

古人去哪里找「热搜」

□ 李方恩

拜科技革命所赐,现代人可以运用各种方便的条件去查询各类知识,了解热点所在。那么,古人没有搜索引擎,如果有类似的需求,怎么办呢?有办法,他们可以查询类书。

类书类似于我们经常用到的各种工具书,但是它有着自身的特点。首先,从内容来看,类书广泛搜集了各种书籍,内容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类知识,这和今天的百科全书有得一比。其次,类书只是把各种知识汇聚到一起,不添加任何评论和批注,也就是“述而不作”,这和百科全书又有不同。最后,从编辑方式来看,类书分门别类地编排了搜集起来的资料,以便于使用者查询。

研究者普遍认为,编订于曹魏年间的《皇览》是我国第一部类书。《皇览》是魏文帝曹丕召集大臣刘劭、王象编辑的,全书分成四十多个部分,一千多卷,八百多万字。令人遗憾的是,这样一部价值极高的书,大部分却失传了。好在这部书开了类书编纂的先河,此后各种类书层出不穷,名气较大的有唐朝的《艺文类聚》、宋朝的《太平御览》《册府元龟》。到了明朝,一部规模空前的类书《永乐大典》横空出世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在“百科全书”条目中称《永乐大典》是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

从古代各种各样的类书,再到今天各种各样的搜索引擎,变化的只是形式,不变的则是人类对各种旧闻新知的好奇心。

趣谈

民国课本里的陌生国度

□ 陶杰

辛亥百年,上海一套民国老课本重印,叶圣陶编,丰子恺绘,只不过是几十年前的课本,却惊现一个陌生的国度。

首先是课本直排,上学的规矩是先向老师鞠躬请安:“先生,早。”放学的时候,师生道别,叫“明天会”。

不讲“再见”,而称“再会”,这是上海话的习惯,课本里嗅得到江南水乡的味道:“柳条长,桃花开,满地菜花黄”“万年桥边小池塘,红白荷花开满塘”。那时的江南,依旧风景如画,课文里两个杜撰的地名,一条红桃巷,一条白荷巷。

编课本的叶圣陶,也是一个出版家,一心启迪国民的“灵魂”,是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典型。他尤其懂得儿童的语言,譬如:“太阳,太阳,你起来得早,昨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睡觉?”儿童讲话没有意义,但有意思,只在乎吃饭睡觉玩,并不关心太阳发光发热、普照万物有多么伟大,“带来光明,温暖了人间”,这种大道理,这

套课本里没有。

没有道理的课文还有:“三只牛吃草,一只羊也吃草,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。”为什么是三只牛、两只羊?为什么唯独有一只羊不吃草?没有答案,不为什么。课文短小,但可教的东西很多,首先学数字:“三、一”;然后教生字:“牛、羊、草、花”,最重要是告诉小孩,即使是牲畜,也并不只晓得吃草,里面有一只羊,与众不同,它看花,有灵性,也有享受生命的一刻。不像以后的课本,提到牛羊,重点是“全身都是宝”:肉可以吃,奶可以喝,皮可以穿,都从图利着眼。

儿童天生都喜欢听动物的故事,童话大多以动物为角色,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相通,这套课本也一样,连一只猪也有发言权:“自从到了人家来,人只给东西吃,不让活动。越吃越胖,越胖越怕活动,我只好躺在地上。人看见了,就叫我懒惰。你们说,这不是冤枉吗?”这样的文字,有菩萨心肠。

(上接01版)

上报小学、老屋冲小学、沙落小学、凌江寨小学、鱼晒小学……荆竹瑶族乡的村小都刻下了赵成金忙碌的身影。直到1994年9月,他才同意调入荆竹中心小学。

荆竹瑶族乡地处偏远贫困山区,交通非常不便,经济比较落后,而且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童,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困难。每逢新学期开学,

常常有孩子因交不上学费而被迫辍学。赵成金跋山涉水,一家一户地去做工作。他经常一个晚上要翻越几座山,直到把孩子们一个个拽进校门才罢休。没有让一个孩子从自己手中失学,这是赵成金一直引以为豪的事。

为了帮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,赵成金多方联系有爱心的单位、工厂和社会人士。多年来,赵成金共争取到45万余元资金,为荆竹瑶族乡一些

村小建起了新的教学楼、宿舍楼,同时缓解了孩子们生活上的困难。

2003年,赵成金担任荆竹中心小学校长,一干就是10年。2014年离任校长岗位后,赵成金依然坚守在教学第一线。“我热爱教育,喜爱学生,只要大山里还有一个学生,我就会守候在这里。”39年来,他一直甘当乡村教育的守望者,默默耕耘在瑶山深处。